

哲
学
研
究
论
丛

普通人与教育

——
时代的教育哲学

于忠海◎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哲
学
研
究
论
丛

普通人与教育

——时代的教育哲学

于忠海◎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人与教育：时代的教育哲学 / 于忠海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472-4859-1

I. ①普… II. ①于… III. ①教育哲学—研究 IV.

①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633 号

普通人与教育：时代的教育哲学

PUTONGREN YU JIAOYU: SHIDAI DE JIAOYU ZHEXUE

出版人 / 孙建军

作者 / 于忠海

责任编辑 / 王明智

封面设计 /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网址 / www.jlws.com.cn

电话 / 0431-86037501

印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6 开

字数 / 169 千字

印张 / 15.25

版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472-4859-1

定价 / 56.00 元

序

自古至今，教育总是以培养人来自诩的。人类在其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会对教育所培养的“人”给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和合法性捍卫；但人类的文明又总是无情地以对既往的扬弃而开启新时代的序幕的，教育也不例外。

历史上，智慧人、宗教人、自然人、理性人、阶级人等先后登场，以期证明自己的永恒和对教育目的的垄断，结果却是后者每每成为前者的掘墓人，异端终究成为盗火者，“革命”成为教育的常态。这些企图以特定时代人的认识而涵盖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的教育目的一般具有终极者的特征：理性层面的无限性、价值层面的无矛盾性、存在层面的非历史性。与终极者相对的是不具备那些万能素养的普通人，即在历史上总是被终极者界定、控制和管理的一群人，他们平凡、低微，甚至有点宿命论。

然而，时代迈入互联网社会，人性开始觉醒，原来所谓的终极者或普通人，取决于界定者的话语权和价值观，而在信息蓬勃发展、互联网纵横天下的当今，每个人都开始获得表达自我和界定世界的权利，站在人的视角，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以往那些所谓的终极者反而是以非人的标准来定义人自身的，

将人非人化。诸如以血缘、财富、功绩、种族、能力等外在于人的评价来赋予某些人贵族、英雄、富翁、专家的称号，并由此来界定哪些人是高等级的终极者还是平凡的普通人，而且这种界定是终生不变的，成为个体身份的象征，进而获得相应的财富、名誉和地位。

瞬息万变、个性张扬的互联网社会却戳穿了终极者的辩护伎俩，没有人是终生不变的，每个生命都在流动中绽放着人性的魅力，“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也揭示了这个朴素的常识。同时，生命在生成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微妙性、复杂性，并非总是唯财富、功绩、能力等是从，不然，鲜活的生命将会多么机械、乏味！

因此，无论从生命的纵向深度还是横向广度来说，每个人都是普通的，每个个体都折射了人这一物种的历史和未来，这是基于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而非外在标准对人的束缚。普通人不是万能的集合，而是承认每个人的有限性。正是人的有限，个体之间才是差异和平等的，而且永远是处于未完成的生命状态；普通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不断的生成历程中，每个人都是独立、自治而又不确定的，生成性是生命的神圣所在，不确定性则捍卫着生命的尊严，不然，人就沦落为被决定的命运，不管决定的目的和主体多么高尚；普通人的有限和生成是沿着共在、共融而非同质的机制前行的，用以呵护生命的多元性、个体性。

置身当代，教育目的聚焦于普通人，即不以成为既定的、特定的某类人为目标，而是恪守教育成人的经典，把普通人的生成作为教育目的的首选。而且教育专注于普通人的生成，也是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的特色所在，否则，教育就是和其他行业争市场，忘记了自己的本体价值，于己于人都失去了应有的尊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普通人内涵的历史解读及其走向.....	1
第二章 普通人价值颠覆的人性假设.....	19
第三章 普通人的生成与发展.....	41
第四章 终极者教育目的的历史画像.....	59
第五章 应试教育的“合理性”及其时代挑战.....	97
第六章 普通人教育的基本诉求.....	111
第七章 普通人教育的内在合理性.....	141

第八章 知识的价值与教育的意义·····	179
第九章 教材的教育性·····	191
第十章 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学习观·····	201
第十一章 方法论审视下的教学方法·····	211

第一章 普通人内涵的历史解读及其走向

“普通人”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回顾普通人历史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普通人是某类人群的特定称呼，其内涵总是和“非普通人”纠结在一起，即普通人是一个关系词，只有在与其他人群的对比中，才能了解、认识普通人的前世今生。

一、西方经典文献中的普通人形象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对普通人的认识起源于对“普通（common）”一词的词源理解。从“普通”的词源分析，“普通”具有中性和贬义两种含义。其中性含义较早，Common的最早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 *communis*，“*communis* 这个词源自于拉丁文 *com-*（意指‘一起’）与拉丁文 *munis*（意指‘有义务’），或是源自 *com-*与拉丁文 *unus*（意指‘一个’）”。^① 这里的“一起”“有义务”“一个”

① [英国]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0页。

等含义后来就延伸为一个特殊的团体或组织 (community), 也指一般的人, 以强调团体、组织或人的共性特征, 也就是说, “普通”是某个群体所共有的某类特征的概括或抽象。所以, 在西方早期社会中, common 就具有社会分层的内涵, 代表着某个特殊群体, 如 commons (平民、百姓) 与 nobility (贵族) 是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 体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和地位身份等。由此不难看出, 在西方语言中, common 作为一个群体来理解时, 意指这个群体的“一般性”内涵, 是就与它相对的“特殊性”而言的。这种单纯的阶层划分又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 专指一些事物是“平常的”“一般的”, 相当于 ordinary 的含义, 具有中性的色彩,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如“在街道上吃的冰淇淋是很常见的 (common)”等。

Common 的贬义主要基于阶层的划分而产生并延伸到其他领域的, 即对某类群体的概括或抽象被赋予了价值导向, 进而展开是非判断和社会评价。Common 作为贬义理解是产生于“特殊”与“一般”的比较, 尤其是判断彼此的标准是以什么价值为指向的, 这种“特殊”和“一般”的标准可以从后来的语义运用中反映出来, 例如, “十七世纪中叶内战时期, 国会的军队拒绝被称为 commonsoldiers, 坚持用 private soldiers。这就表明当时 common 已具有贬义意涵。有趣的是, 这些军队是在为‘百姓 (commons)’奋斗, 进而建立一个‘共和国 (commonwealth)’, 然而却舍 common 而不用。他们舍 common 就 private (私人的) 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这种取舍具有革命的精神, 且肯定了他们是自己的主人”^①。这其中

① [英国] 雷蒙·威廉斯著, 刘建基译:《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 第70页。

反映出问题的关键在于，common 的特性和价值是由谁界定的？隐隐约约开始出现 common 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端倪，自然也就导致 common 贬义义项的产生，即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平凡的”甚至“低级的”，这样，common 由人群的阶层理解就扩展到其他方面。例如，“‘它的演讲很普通’（his speech was very common），这一句话具有明确的意涵。这种用法持续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行为”^①。在这里，“普通”是一般的、平常的，是对低层次或低水平人与其他对象的定位。

通过对西方“普通（common）”词源的理解，就可以理解社会对“普通人”的一般认识。西方对普通人的理解也有贬义和中性之分，其贬义理解来源于 common 的“社会分层”内涵，即“平民”和“贵族”是对立的两个群体，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追求等是各异的；而且无论是从西方文明的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贵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总是受到追捧和认可的。因此，作为“平民”“老百姓”的 common 就意味着“低级的（low）、粗卑的（vulgar）”，而“vulgar 这个词源自于拉丁文 vulgus——意指平民、百姓”。^②所以，在贬义层面上，普通人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相对低级的群体，他们的特色就是“普通”，没有贵族显赫的身份、优雅的举止、高尚的情操等，这是从身份、地位的角度来界定人，对人进行分层、归类的。普通人的中性含义是由“普通”

① [英国]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2页。

② [英国]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1页。

的“非特殊性”含义推演而来的，就是指具有相同属性的群体，都是“一般的”“平常的”，没有褒贬之分，只是客观地描述而已，如“我们都是普通人”等。

同时，从语用学视角考察西方对“普通人”的理解，是站在人与人关系的视角来分析的，通过对与普通人相对的那些对象群体的理解来认识“普通人”的内涵演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与普通人相对的特殊人群主要有以古希腊为中心的英雄、贵族，近代以来知识、能力至上的专家、学者，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威等。

在古希腊及随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普通人是和英雄、贵族相对的，这也反映了当时英雄创造时代，贵族统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普通人是和英雄、军队指挥官、权威等并列出现的，通过对比，折射出“普通人”的生活地位、价值规范等。例如，在论述正义时，柏拉图写道：“这个道理，普通人和第一流的权威都是这么说的。”^①“从古代载入史册的英雄起，一直到近代的普通人，没有一个人真正歌颂正义，谴责不正义，就是肯歌颂正义或谴责不正义，也不外乎是从名声、荣誉、利禄这些方面来说的。”^②在具体谈及“计算和数数”能力时，他写道：“这是最不可少的本领，如果他能够指挥军队，甚至只是为了要做好一个普通人。”^③从柏拉图的视角分析，普通人是和英雄、权

① [古希腊]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页。

② [古希腊]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页。

③ [古希腊]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4页。

威、军队指挥官等相对的，英雄、权威和军队指挥官等属于社会的上层，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还是有一些“共识”，具备一些基本的共同素养，这表明，虽然他们的地位、阶层不同，但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们共同维系着基本的社会规范，推动社会前进。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依旧延续柏拉图的观点，即普通人与非普通人虽然不同，但可以共在，例如，在谈到对“团结”的理解时，他认为：“团结是在于每个人都把这件事与同一些人相联系，例如当普通人和公道的人都同意应当让最好的人当治理者的时候。”^①在这里，普通人和公道人都认同的事就是“团结”，当普通人可以和公道人并列时，虽然意味着普通人的“非公道”性，但他们也可以共处，彼此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在论述政权之所以会出现民主制或寡头制时，他认为：“理由就在于这些国家中中等阶级很少是人数众多的，于是不论是富人方面，或普通的人民方面，一逾越了中庸之道而占的优势，就把国家法制拉在自己一边，从而就或是产生了寡头政治，或是产生了民主政治。”^②在此，普通人和富人的区分是以财富来界定的，但如果遵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富人和普通人都可以和谐共存。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普通人的理解来看，普通人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在各自的“理想国”中，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和价值。

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普通人的这种阶层定位依旧存在，延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1页。

② 张法琨主编：《古希腊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83页。

续了与贵族、英雄的相对性关系，只不过开始在教育实践中有所反映。例如，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论及教学方法时说：“我觉得一个王子、一个贵族和一个普通绅士儿子的教养方法，也应当有别。”^①也就是说，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中，也有“普通”与“特殊”之别，可见普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即只要是处于相对下位的群体，就是普通的。卢梭在《爱弥尔》中分析人的自然天性时认为：“所谓伟人并不比普通人长得高些，真的，凡是出于自然的要求，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而满足这种自然要求的手段，也应当是人力所能及的，所以应当使人的教育适应人的本性。”^②在这里，卢梭将伟人与普通人相对比，以说明自然天性的平等，这种伟人类似于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世界的创造者，普通人则是被统治的对象。康德同样继承了这种阶层视野中对普通人的认识，在《论教育学》中，他写道：“人们说普通人家的孩子比上流社会的孩子更容易惯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普通人与其孩子玩耍时，就像是猿猴一样。”^③而所谓的上流社会就是传统的贵族、伟人等统治者阶层，普通人在生活礼仪、教育子女方式等方面是被歧视的，甚至只能与猿猴类比，可见其地位、身份之低下。阶层视野中的普通人内涵在西方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了现代文明社会，虽然不再有表面上的贵族、英雄，但它依

①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86页。

②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22页。

③ [德国]康德著，赵鹏、何兆武译：《论教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然以内在的、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西方日常生活中，成为文明、进步的痼疾。

工业革命以来，知识、能力逐渐取代出身、权力，成为衡量人与人差异的标准，与普通人相对的对象也开始从贵族、英雄转向具有专业知识、技术背景的专家、学者等能力型群体。裴斯泰洛齐认为：“我的目的在于简化教学方法，使得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有可能教育自己的孩子。”^①显然，普通人是能力相对较低的群体，以至于教育自己的孩子都成问题；而与普通人相对的是能力较高的群体。即使在学生这一群体中，也有普通与非普通之分，艾德勒认为：“普通学生不能‘清楚地、确切地和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多不能辨别什么是句子，什么不是句子’；普通学生的词汇很贫乏。”^②这些学生在词汇知识、语言运用等方面是低等的，因而是普通的，心智方面的能力成为衡量学生“普通”与否的前提条件。布贝尔在设计需要学生回答的问题时说：“但是，这个问题中显然有着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因为他得到的回答并不是普通学童的回答。”^③和普通学生相对的是有特殊才能、能得出奇异答案的学生。布鲁纳在编写课程时主张：“首要的和最明显的问题是怎样编制课程，使它既能由普通的教师教给普

①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205页。

②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29页。

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308页。

通的学生，同时又能清楚地反映各种学术领域的基本原理。”^①这些普通教师和学生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群体，所以是普通的。这种以知识、能力本位来区分人之类别的本质反映了以往普通人的一种境遇，即普通人总是处于下位等级的；而且等级的标准掌握在与普通人相对的非普通人手中。正如鲍曼所言：“行动者依赖于思想者，普通人如果不求助于并接受宗教教义的阐发者的帮助，就无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物。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普通人现在是不健全的、有缺陷和不够格的。”^②因为生活的结构、模式等是由非普通人所控制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普通人形象

与我们的社会价值、生活方式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普通人观念主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尤其以阶级性代替人性，普通人的命运打上了政党、阶级的烙印，并体现到教育实践中。从教育视角分析，普通人的内涵在具体运用中可以从政治、道德和生活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普通人是一种政治人格定位，其价值定位是由新中国的政权形式所决定的。无论是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还是建设新中国，工人、农民一直是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新中国政权的

①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390页。

② [英国]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中坚力量，即属于无产阶级，是和那些地主、资本家相对立的普通劳动者。因此，“普通劳动者”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是我国的政治代言人，标志着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坚定和忠诚，道德上的纯洁、无私。普通人成为一种政治人格写照，以至我们的领袖、各级领导以走向百姓、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为荣。他们认为只有成为普通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长盛不衰，永不变质。以至到现在，每当各级领导走进百姓，与普通人“握手”“寒暄”甚至“合影”时，我们的舆论就会赞赏这些人民的“公仆”平易近人、体恤百姓疾苦，与普通人同呼吸、共命运。此刻，“普通人”发挥了道德标签的作用，而非现实中的普通人生活写照，即这里的普通人是“做”或“演”出来的，而非原生态的普通人自身。因此，作为道具的“普通人”形象只是昙花一现，脱离目的性的情景后立刻回归为驾驭普通人、主宰普通人的非普通人形象。所以，“做”或“演”的普通人总给人一种做作、造假的感受，既不像他的职业角色——官员，更不像真实的普通人。

既然普通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普通人的培养问题就是事关政党存亡的重大问题。因此，“普通人”在教育领域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包括教育方针在内的政府文件来强化的，以确保普通人的政治素养和教育目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奠定了“劳动者”在此后教育目的中的地位。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60条》中又强调了“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从此以后，虽然教育目的的内容有所变更，但其基本内涵却始终未变，即教育要培养学生在德、智、